



俯瞰解放路 贾鹏 摄

情系解放路

李栓林

若有人问我,你和太原的哪一条街感情最深,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——解放路。

我出生于1955年1月10日,出生地在距解放路只有一街之遥的坡子街。记得四五岁的一天,妈妈领着我,拐过北仓巷,走到一条很宽的街上。妈妈说,这条街叫解放路,是咱们太原南北向的主干道。我瞪大眼睛,好奇地看着,解放路真叫个宽呀!人和车真叫个多!我不由地紧紧拉住妈妈的手。

沿着热热闹闹的解放路,我们很快来到了解放大楼。解放大楼当时是太原市最繁华的营业场所之一,被誉为太原的“天桥”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: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,售货员们则忙着接待四方来客,真是热闹非凡。再看柜台里,吃穿用的琳琅满目,样样俱全,三个楼层我们逛了老半天。

在返回大楼一层的食物柜台时,我站在那里,眼里紧盯着那品种繁多、色泽鲜亮的吃食,一向勤俭节约的妈妈,给我买了一斤散装的动物饼干。回家的路上,我高兴得像小鹿般蹦蹦跳跳。回家后,妈妈把饼干分给我们兄妹。那栩栩如生的小羊、小猴、小猪、小鸡是那么可爱,而且甜脆爽口,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味道。

1969年,我上了太原十中,每天从西缉虎营走到位于解放路人民市场南面的校园。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,学校组织我们每天进行排队步伐训练。国庆那天,阳光灿烂,我们身着蓝裤子、白衬衣,手舞小红旗,精神抖擞地走在解放路上,心中是那样地自豪。

那时,妈妈常让我去位于解放路北仓巷口的解放副食品大楼买食品。有一次买豆腐时,我把钱和号证掉在地上却浑然不知,是身后的一位叔叔提醒了我。

我还和同院的几个小伙伴相跟着,去位于解放路的解放电影院、建筑工人俱乐部、宽银幕电影院及后来修建的七一礼堂看过电影。

1971年,我参加了工作。单位在新建北路,我走旱西门相对近些,由于从小走惯了,我宁肯骑车多绕一下,还是常走解放路。上班要途经解放电影院、解放百货大楼、天主教堂、建筑工人俱乐部、解放路邮局、上北关桥、上北关医院……至今,沿途的风景还历历在目。

弹指之间,到了上世纪80年代,我成了家,住在老军营。爱人的单位位于当时的北郊区。每天早晨,我早早出发,骑车带她经老军营到解放路大南门,那里设了她们厂交通车的一个停靠点。每天下班时,我又赶到站前,载爱人回家,风雨无阻。每个月,逢我俩开工资的日子,我们经过解放南路“青胜蓝”商场时,就买些糕点、饼干和其他小食品,这都是生活中的美味佳品。

日月如梭,光阴似箭。一转眼,几十年过去了,解放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2020年国庆前夕,解放路经过了大规模改造,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。

与解放路相伴几十载,我在解放路通车后的第二天,就急不可耐地从大南门出发,步行向北。亨得利、太原面食店、鸿宾楼、新华书店、宽银幕电影院、外文书店、解放百货大楼、上北关桥……只见老店绽芳姿,古色古香面貌新。仿佛老友又相逢,看到他们倍感亲切。

一路走来看不够。解放路,在我心中,你胜过上海的南京路,胜过天津的和平路,胜过大连的西南路……解放路,你永远是我心中的第一路!

和妈妈一起过生日

梁建军

说来也巧,妈妈和我是同一天的生日,都是农历四月十三。我们家里没有过生日的习惯,所以往往记不住自己的生日。

和妈妈过生日,是父亲去世后的事情。父亲于2006年末去世,那年妈妈也近八旬。为排解妈妈的孤独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,不久,我就接妈妈来家里居住。这样,妈妈能吃口现成饭,妻子还能经常帮她洗澡、换洗衣服,我下班回家就能看到妈妈,也不用惦记她了。时间一长,妈妈觉得白天我们都去上班,周围又没熟人,一整天待在家里很是寂寞。住了一段时间,妈妈一定要回老宅居住。她说,自己还能做饭,生活也能自理,回了老宅,每天楼下有一群老姐妹,一起聊聊天、晒晒太阳,一天过得挺热闹。我拗不过妈妈,只好把她送回老宅。隔段时间或过节时,再把妈妈接来,在我家小住一段时间。

妈妈在老宅住,每到星期天休息,我必去看望妈妈。回去时买些菜,给妈妈做午饭和晚饭,帮妈妈把家里打扫干净、洗洗衣服,再陪妈妈聊聊天,家长里短地拉呱拉呱,吃完晚饭再回家。平日里,我每天晚上也一定要给妈妈打个电话,听到妈妈慈祥的声音,感觉她精神很好,心里就踏实了。慢慢地,这成了一种习惯,接听我的电话也成了妈妈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妈妈耳朵背,每当晚上,她就守在电话旁,生怕听不到电话铃声。她接不到

我的电话,就不睡觉,一直等着,直到通过头为止。看着她日渐衰老的身体,我想给她请个保姆,可她总是说身体能行,不需要。

2007年的一个星期天,我又去看望妈妈。她说:“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。”我一下想到,那也是妈妈的生日啊。我说:“咱俩一天的生日,那咱下周末一起过生日吧。我来接你,到饭店吃。”到了星期天,我找了一个饭店,再叫上弟弟和儿子,点了几个菜,荤素搭配,要了长寿面,给妈妈庆祝生日。那天,妈妈很高兴。

从那以后,每年临近妈妈的生日,我就提前和妈妈约好一起过。妈妈八十寿辰那年,我和家里人商量好,请弟弟全家都来参加。我找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饭店,开了一大桌,妻子还专门订制了一个大蛋糕,我们热热闹闹地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。那天,妈妈特别开心。

2013年,妈妈过了最后一个生日,10月份,她去世了。从那以后,我再没过生日。妈妈为我们奉献了一生,我们为她做的却很少,就连给妈妈过生日,也是因为妈妈首先想到了我的生日,我才想起这档事,想起来很惭愧。

我退休后,有了时间陪伴妈妈,妈妈却离开了我们。正应了那句话:子欲养,而亲不待。转眼,妈妈已走了10年,妈妈,我们想您啊,多想我们能一起再过个生日。

一缕清风夏清凉

于春林



的大水盆里扑腾开来。奶奶举起粗糙的手,对我的小屁股轻轻地拍了下去:“我大孙子快点长大,也和爸爸妈妈一样成为有用的人。”一番折腾后,我躺在炕上睡着了。奶奶收拾完,把一件薄外衣轻轻地盖在我的身上,然后拿起那把泛黄的大蒲扇摇起来。一个个火热的中午,我就是在奶奶蒲扇下清凉地度过的。奶奶的那把蒲扇很大,摇起来确实凉爽怡人,为我赶走了夏天的酷热。

不知道奶奶的蒲扇用了多少年,蒲扇的边缘早已经破损,起了毛茬,中间也裂出了一个大口子,爷爷每次外出回来总是说:“你那把蒲扇该更换了,都快烂了!”奶奶嗔怪地说:“我补补就好,这东西使着顺手了,有感情了。”

奶奶有一双巧手。她戴上老花镜,手指套上做针线活的顶针,用家里的花布头把蒲扇周边包了起来。我看着她穿针引线,一针一线地缝补着。经过她的一番修补,你还别说,那把陈旧的蒲扇突然就有了艺术感!

那一年奶奶走了,也带走了那把蒲扇。我长大了,在记忆中更加珍视那把蒲扇。在电风扇、空调出现前,蒲扇是乡村消暑最实惠的工具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蒲扇是老百姓心中最体贴的伙伴,清凉了一个个夏天。

长大了我才知道,蒲扇原来是一片叶子,一片能给人带来清凉的蒲葵叶子。奶奶的蒲扇凝聚了岁月的精华,为我的人生送来一缕清凉的风。